

李敖
祸台五十年
庆祝十书
5

启发你的小故事

李敖



启发你的小故事

李敖 祸台五十年·庆祝十书

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发你的小故事/李敖著. - 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9.11

ISBN 7-80587-615-0

I.李… II.李… III.评论 - 当代 IV.K3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19574 号

书名	启发你的小故事
作者	台湾 李敖
出版	敦煌文艺出版社
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天水新华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100 千字
版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80587-615-0/K·124
定价	10.00 元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9-1636

台湾◎李敖／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启发你的小故事”题辞

一九六二年胡适死前不久，曾批评李敖写的文章“喜欢借题发挥”，其实李敖这种毛病，不止于写文章，甚至在说故事时也言近旨远，借题发挥个没完。李敖喜欢在写文章中插入说故事，文章中常有个穿插的小故事，且这故事是“他在其中”的，就像大导演希区考克拍的电影中，总有导演本人小亮一相一样。李敖以现身说故事以代说法，用启发你的小故事，令你开颜。

目 录

“启发你的小故事”题辞

我给我画帽子	(1)
交友之道新解	(3)
贪污的一个好处	(5)
追过了头	(8)
请客学一瞥	(12)
擦鞋者言	(14)
“谁是涂咪咪?”	(15)
梁实秋偷打字机?	(16)
忆绍唐大哥的一段话	(19)
只靠一句话,他就戒了烟	(21)
大丈夫岂可火烧自己才讲话	(23)
只好连狗一起打	(29)
吃谁的饭?	(34)
从“缴耳朵”到“缴匪谍”	(37)
台湾的假共产党	(39)
好人不可“怀忧丧志”	(42)
资料大王小谈	(45)
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没落	(47)
树敌之乐	(50)

我看不起“单面的道德”	(53)
替林青霞说几句话	(56)
反竞选的清高	(58)
我们是最有勇气的人	(61)
罗宾汉的心理准备	(63)
我与桃园帮	(66)
他们配做“明月”吗?	(69)
李敖是作家吗?	(72)
厕所里的道歉	(74)
“祈战死”	(76)
散记鹦鹉及其他	(79)
买个金棺材	(83)
哀小董	(86)
对胡老师感想的感想	(89)
拉长别人与拉长自己	(95)
“洁本”云乎哉?	(98)
弹弓开处	(100)
海外笔仗大胜记	(103)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	(106)
她闯关，你闯法	(109)
衙门现形记	(112)
“名噪一时”的幕后	(115)
死冒充与活冒充	(118)
小报告下的奋斗	(121)
有感于“傅朝枢郑重声明”	(124)
于有声处听惊雷	(127)

生平未了事，留与自己补·····	(130)
名人与鸡汤·····	(133)
论罗文嘉事件·····	(136)
论坛周年杂感·····	(139)
要杀他，不妨客气一点·····	(142)
读陆晋德先生来信·····	(145)
“求是报”登记趣闻·····	(150)
台湾太小了，国民党太小了！·····	(152)
临大审而不可夺也！·····	(154)

我给我画帽子

十二岁在北平想像台湾，十四岁在台湾回忆北平。记得当时年纪小，却亲历了浮海而来的大逃难。

逃难时候，处处要“画影图形”，就照了一张穿中山装的。这张照片把我从上海证明到台湾、证明到台中一中，一路“验明正身”，没受刁难，最后却在童子军老师面前，打了回票。

童军老师选拔优秀学生，参加菲律宾的童军大会，找到我，要我缴头戴童军帽的照片应征，我心想：“真要命！”

原因是：逃难到台湾，已经一穷二白。记得我正念初二，班上要远足，我听说日月潭不错，提议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过。回家向爸爸伸手，爸爸说：“我们家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贾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那有余钱去日月潭呢？”于是，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里日月潭。

穷到这副样子，那来钱为童军老师照相呢？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心生一计——我发现这张逃难照片还有剩余，心想：既然照相馆可以用毛笔修版，我何不用毛笔画它一顶童军帽呢？于是就大画特画起来。画好了，横看竖看都像戴着帽子照X光，帽里的脑袋发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愈看愈不敢亲自送，乃央求班长陈正澄（现任台大经济系主任）代递，最后，害得正澄同我的现代画，一律被

老师斥回。

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我在家里菲律宾。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日

交友之道新解

交友之道新解

交友之道新解

我中学的一位老师，他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代声言不交任何朋友，为了怕交到的朋友是“匪谍”。当时我十几岁，颇怪此公交友门槛太严了。后来我从十几岁活到几十岁，才恍然大悟，觉得这位老师的门槛不是太严而是太宽了。因为朋友不全是“匪谍”，有些朋友虽非“匪谍”；但其可怕有过乎“匪谍”者。——“匪谍”充其量只吓破你的胆，但朋友呢，却伤了你的心。

被朋友伤了心，不全怪朋友，主要还怪你自己。怪你自己没有在一开始把握住交友之道。孔夫子两次提到“无友不如己者，”要“友直、友谅、友多闻”，如果你正直过人、诚信过人、博学过人，还跟不如你的做朋友，岂不自找麻烦？孟子又补充说：“友天下之善士。”天下善士是可遇不可求的，“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人。”上溯古人，跟古人交朋友，才最安全、永恒、有趣味。

这种神交古人的干法，是否太抽象、大单向了呢？其实不然。十六七世纪的董其昌去长安，看到三世纪王珣的“伯远帖，”他非常感动，在帖后题字说：“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神交之下，古人也能见到你呢！

教训是：要交朋友，从“匪谍”到“天下之善士”，都

有机会去碰到，往往二者合一，“匪谍”说不定就是“天下之善士”，你逃也难逃。最好还是神交古人，这样才只得其利，不见其弊。如果神交有术，交到花家木兰之类，说不定你还宁愿醉卧沙场、长入“时光隧道”，永不重返今生今世呢！

一九九四年四月五日

贪污的一个好处

国民党调查局在二月一日成立了肃贪处，我在第二天就写文章唱了反调，我写“中国人的贪污思想”一文，认为中国人贪污成风，乃是制度使然。想惩治贪污，搞这一套是不够的。明太祖惩治贪污，严刑峻法，剥皮示众，但日久贪生，可为明鉴。何况，监督的方法都来自政府内部，这在制度上，就难以防弊。试问官吏贪污了，调查局管；调查局上上下下贪污了，又谁来管？调查局不贪污吗？看看李敖出版社四个月前出版的李世杰著“调查局研究”吧，你就心里有数了。

另一个制度上的原因是薪金的不合理，我曾举房租津贴为例。按现行公教人员房租津贴月支标准，简任：七百元；荐任：六百元；委任：五百元；技工工友：四百元；单身职员二百元、工友一百五十元。但台湾地区的房租，以三十坪为准，台北市高达一万元，台中市八千元，即使最低的花莲也要三千元，以上述标准与房租津贴相比，相去达四倍至二十倍，极为悬殊，致使所谓津贴，作用可晒。再就租屋人数而言，以台湾省为例，近百分之八十五无公家宿舍可住，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公务员必须以完全不成比例的房租津贴支付高昂的房租。以无公家宿舍与有公家宿舍相比较，无公家宿舍以月支房租一万元计，全年就要十二万元。以每月简任房

租津贴七百元计，全年不过八千四百元，超支房租十一万一千六百元。如果任职二十年，则累计超支房租二百二十三万二千元。这一数目，比中下级公务员的退休金还多得多，这算那门子公平？虽然制度上不公平如此，但实际上，人人有屋住如彼，屋从何来？八仙过海，各有各的神通；生财有道，各有各的门路。此中因贪污所得，恐不在少。由此反证，制度上，大有为政府是比照你一定会有贪污所得，而叙你的薪、给你的房租津贴；一如比照商家一定会有逃税所得而定你的税负，一旦你不贪污，则薪水自然不敷；一如一旦你不逃税，则所赚必将涓滴归公一般，我所谓中国人贪污成风，乃制度使然，其理即在此。

说了一大堆中国人贪污成风的来龙去脉，虽多贬语，亦有怨词。怨词为何？依我看来，中下级公务员的贪污，未必全是坏事。一来是他们非贪污不足以仰事俯蓄时，小动手脚，也不失为对不合理的待遇的一种抗议。更重要的是，在法令滋彰的不合理制度下，如能因有人贪污而软化或松弛这种不合理，对人民又焉知非福？

多年前，我母亲在台中一中做职员，为人刚正，绝不贪污，刻板的墨守训导陋规，执行不懈。从同人到同学，都深以为苦。有一天我写信劝她，有这样的话：“你在台中一中工作十年多，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你知道我过去一再写文章攻击现在的中学训导处活像警察局，而你老太太正好在一中训导处掌管全校小毛头请假大权，不肯收任何红包，自然积怨不少。你记得上个月我还向你开玩笑说：您老太太是标准的‘悍吏’，中学训导制度的严格与不合理，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人情’和‘红包’的力量来软化它、来松弛

它，否则板板六十四。完全照严格与不合理的典章执行——不打折扣的执行，小毛头们就更苦了。您老太在中学训导处，铁面无私，完全是一个守恶法的才吏，未免太可怕了！”我上面这一劝告，对李老太完全无效，她照样把台中市长因请托而送的礼物丢到大门外面。从此我再也不劝她何妨“贪污”了，我改劝别家的老太太了。

一九八九年二月三日

追过了头

中国笑话书“哈哈笑”里，有一则“贼在后面”的笑话：

有善走者，家中被窃，遂逐之，行步如飞。遇友人问曰：“君何往？”曰：“逐贼耳！”问：“贼在何处？”善走者回头一望，急曰：“在后面，在后面。”

这笑话写一个快跑选手去追小偷，追的人反比被迫的人跑得快，结果追过了头，反跑在前面了。

别以为这是个纯笑话，其实当年国民党在大陆被共产党追，就闹出过这种“追过了头”的鲜事呢！

抗战开始时候，蒋介石并不决心抗战，而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居中秘密调停，陶德曼这个译名，发音恰似“逃得慢”。相对的讽谏，就是“逃得快”。国民党对日本人，求和不成却“逃得快”，是毫无问题的。但这一老套，在抗战以后用来对付共产党，却不灵了，原来比起共产党的速度来，国民党却是“逃得慢”了。

我在台大时候，有一次与方豪老师去阳明山郊游，他告诉我：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四处逃亡之际，他在厦门“中央日报”看到有标题是：“我军一撤千里，匪军追赶不及。”我听

了，为之失笑。后来我当第八期预备军官，一个老兵告诉我：他们“剿匪多年，可是从来都是被自己人追着逃，从没被共产党追着逃”。我听了，也为之失笑。这两个故事，都表示国民党是“逃得快”的。

国民党为什么要“逃得快”？重要原因之一是不“逃得快”就来不及了。为什么来不及了？因为共产党的行军速度，是国民党约略知道的：共产党的行军速度比国民党快，若不快逃，还得了吗？

对共产党的行军速度，国民党曾有离奇的描写，就是所谓“三人行”。国民党说共产党的行军，三人一组，用划竿，两人抬一个，被抬的可以休息，这样轮流抬人、轮流休息，所以解放军比国军体力好，因而行军奇快云。

这全是胡说。

其实，共产党是绝对不可能这样没有常识的，共产党的行军奇快，只是辛苦训练一人行得之，又何来三人行？这种实情，直到国民党逃到台湾后，才算弄清楚。先是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蒋介石以（44）机秘甲字第〇八三号手令，发出“共匪战法应积极搜集资料，并可聘任对俄共有研究之专家，作有系统之研究，分期编著报告”的指示。他的手下得此令箭，乃成立“匪军战法专题研究组”，终于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完成了“匪军战略战术之研究”一书。书中对共产党的行军，论列如下：

匪军积累其数十年之叛乱经验，对运动战之思想，倡导不遗余力，故有所谓“战线不固定”，“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口